

第十回

鸳鸯牒泪眼同看蝉曳残声蝶醒旧梦 水银灯蛾眉初展月圆双影风簸前尘

话说白萍看着淑敏的来信，告诉祁玲淑敏函中之意，并非告假，却是辞职。祁玲惊异之下，只道了个“咦”字，转身便走。

白萍心中说不出的凄惶忐忑，自想天公待自己怎如此苛薄，在情场中无往而不失败，淑敏已深入了自己的心中，正对她有无穷希望，难道只许昨夜一小时的密爱幽欢，就从此分离成蓬山万里？当下也不顾思索淑敏辞职的原因，只把一丝希望寄在祁玲身上，哪肯放她走，忙赶过去叫道：“祁小姐，你别走。这……这……她这是为什么，无缘无故。”祁玲站住道：“所以我要回去问问她……”说到这里，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凑回白萍面前，郑重地问道：“真的……她信里是辞职么？”白萍道：“怎这样事我还能说笑话？不信你看。”说着就把信递过去。祁玲看他焦急的样儿，暗想就是她真辞职，也不过公司缺一个女演员罢了，你就把来当作天大的事儿，急得这样，便也不去接信，只说道：“你念给我听。”白萍道：“我念。”说着就念道：

海风经理先生：

昨夜同游至快，敏近有不得已之苦衷，及种种意外之阻碍，恐不能再滥竽于贵公司，为此函请退出。至公司预定之“红杏出墙”主角，当然一并辞却，祈先生另为物色良好人才，以减敏半途而废之过失。至数月来深蒙教诲，感不能忘，异日得暇，当时常趋谒听教也。兹烦祁姐函达尊前，敬希台照。

白萍念完，又道：“你听，可不是她真辞了。”祁玲翻着眼道：“这孩子连我也蒙了。老实说，我连一点信儿也不知道。昨天因为回家晚了，今

天起得也晚，午饭后才到淑敏房里，要她同到公司来。她正在床上歪着，说是身上不大舒服，叫我带这封信来请几天假。我还以为她真不舒服呢，哪知和我也闹着玄虚来了，我这就回去审审她。”白萍已急得愁眉苦脸道：“你……你审她有什么用？还是劝她……我烦你……劝她照旧出来，万不可辞职。她辞职简直害了……”说着脸忽一红，又顿足道：“她辞职，这片子还怎么拍？岂不是功败垂成。简直……”祁玲暗自笑道：你真是为公司片子着急么？恐怕要单为公司，你绝不致急到这步田地。你只是怕情人儿见不着面罢。

这样想着，祁玲面上无意中露出笑容。白萍看见，疑心她对淑敏辞职的事定必知情，故意瞒哄自己，当下忍不住就口不择言地道：“祁小姐……姐……姐……你告诉我，她为什么辞职，我好想法……挽救。这怎能让她不干？若没有她，前途……前途有什么希望？祁小姐，你，谢谢你，别叫我着急。”祁玲一面还在笑他那句前途的话，没有淑敏，是公司前途没有希望，还是你个人的前途没有希望。一面又觉得他对自己也生了疑心，真有些不在理上，忙正色道：“她为什么辞职，我怎会知道？我本来要回去向她解说，林先生这一疑心我，我……”白萍听出她有不快之意，忙对付道：“我绝不敢疑心你，祁小姐向来对公司最热心，要知道她有消极的意思，早替我们劝了。方才的话我不过顺口一说，您万别介意。只求您务必……千万请她回来。倘或她是因为公司里有什么事不可心，说出来我就立刻改良。倘然为公司的人得罪了她，我一定不辞牺牲。俗语说三军易得，一将难求……”祁玲不等他说完，又怏怏道：“本来么，这公司缺了她怎能成？只是她这脾气发得也怪，昨天分手时还好好的，怎今天就……哦，昨夜你们不是试演什么剧本来么？莫非她为你试验得不可意，就灰了心。万一那样可怎么好？”

白萍此际倒像被祁玲提醒，但是他不是这样想法，却猜是淑敏昨夜和自己的旖旎风光被祁玲窥破，因此臊了，故而辞职以避祁玲的讪笑。当时口里只得顺着祁玲的口气答应道：“我……我原来不配和她配搭，而且预定和她配搭的也不是我，昨天不过……不过是游戏。反正总而言之，只要她不辞，无论哪一样事儿，都能遂她的意。”祁玲笑道：“要是这样。她不成了经理了么？把你林经理放在哪里呢？”白萍也自觉话说得有些过分，红着脸道：“祁小姐，多费心吧，谢谢你，务必把她请回来。”祁玲笑道：“我把她请回来，你怎样谢我呢？”白萍道：“那您怎说怎好。”祁玲又笑

道：“有赏必有罚，万一请不回来，你怎样罚我呢？”白萍见她故意作耍，越为添了疑心，只得唯唯答道：“不敢不敢，祁小姐，您快些吧，我真……”祁玲道：“您真要着急了。她不过在家里，又没有要离开北京，早些晚些有什么关系？好，我别叫林先生着急，这就回去，明天您听信儿。”说着一笑，回头便要走去。

白萍心中突地连转了几转，一则听她说明天再听信儿，觉得从现在到明天十几个时辰的长久时间，实在有些不胜等待之苦；二则又看祁玲的样儿太近油滑，即便未曾与淑敏合谋，也怕不肯尽心替自己挽留。略一犹疑，立刻变了主意，又追上去叫道：“祁小姐，等等走，我和您说。”祁玲站住，冷冷地笑道：“还有什么啊？”白萍忸怩着道：“我因为……怕她……想要……您看……我亲身……好么？”祁玲道：“您的话我不懂，请说明白些。”白萍更不好意思起来，竭力沉住气，才凝神说道：“我想要亲自……到淑敏家去一趟，您看……可以么？”祁玲知道白萍不放心自己，竟自不辞辛苦，要亲自登门叩求，便道：“您去有什么不可以呢？我怎能替淑敏挡驾？只可替她说一声不敢当，您愿意去就请去，谁能拦您？”白萍虽听着她的话有些不是味儿，但仍和声道：“不是这个，我因为没到敏淑府上去过，今天要冒昧拜访，不知道有没有不方便处，您是和她同住的，自然可以指点我一声。”

祁玲瞧着他下气低声，暗想这个人总算有情，居然肯为淑敏受许多委屈，真也难得，便不再恼他，规规矩矩地道：“你去访她，就随我去吧。她家中只有一个哥哥，人是很好的。还有一位余小姐，过几月就是她的嫂嫂了。除此以外，只有男女仆人。再说朋友相访，有什么不方便处？您去一趟也好，可以当面谈个透彻，也叫我少担些干系。”白萍闻言之下，更顾不得回答，只说了句“您候一候，咱们一同走。”就转身飞跑回到自己屋中，换了一件新的西服上身，擦了擦脸，又轻理乱发，戴好帽子，才跑出来。直出了门口，才见祁玲在阶下相待。当下便叫来两辆洋车，由祁玲说明地址，二人跳上去，车子飞走起来。

白萍在路上自想，前去见了淑敏，万一她辞意坚决，那可怎好？但一转想，她对自己很为有意，或者不致太为狠心。即便她因特别缘故，一定脱离公司，也未必连友谊一并断绝，但求她能容我继续友谊，尚算希望未尽消失。再一转想，倘或她真个脱离了公司，在我自己能保持友谊，或者进一步能得到爱情，可是公司的片子怎么办呢？除了她若想另寻恰当的主

角，恐怕绝无其人，这数月惨淡经营的事业，难免因此失败。看起来无论如何，我总要竭智尽力，把她挽劝回来，那便于公私两面都得保全咧。

白萍这样想着，忽觉车已停了。抬头看时，见祁玲已下车立在一个大门之前，忙也下来，走上台阶。祁玲望着白萍道：“论理说我该先把你让进客室，然后去通知淑敏，叫她出来接待，只为她这孩子不该和我玩笑，弄这寄书的颠倒瞒着鱼雁，我也报报仇，怄怄她，一直把你领到她房里，出其不意地吓她一跳。”白萍道：“我是第一次来的生客人，怎能擅入内室？那太唐突，还是在客室等着的好。”祁玲道：“不要紧，她家没有那些顽固规矩。何况你又是公司经理，她的老师，更没有什么说处，不必嘀咕，走吧，随我来。”白萍只得随着她进去。

一进门儿，转过了影壁，便见一个很宽敞的旧式院落，却收拾得花木清幽，位置井井，就知淑敏是位当家小姐。她投身影界，当然是兴之所至，绝非谋什么职业。正在心中忖量，忽见左边厢房竹帘一启，走出了个英俊少年，穿着西服，上身却只着薄绸衬衫，纽扣有一半没系，脚下趿着藤丝拖鞋，颇有不衫不履的潇洒样儿。那少年瞧见祁玲，含笑叫了声“祁姐”，又向白萍端详了一下。祁玲也笑道：“你没出门么？莲妹在家不在？”那少年道：“她在房里看书呢。”说着才指着白萍问道：“这位是谁？”祁玲道：“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就指着白萍道：“这位是我们公司经理林海风先生。”又指着那少年道：“这位是淑敏的令兄式欧先生，他也是爱看电影的人。”那式欧很客气地向白萍说了几句仰慕的话，白萍也应酬数语。式欧便让白萍到房里坐，祁玲插口道：“淑敏今天有些不舒服，托我到公司告假。林先生听见很关心，特来瞧她，我先陪林先生看看淑敏，回来你们再谈。”就推着白萍向里走。白萍只得和式欧点点头儿，说了声“回头见”，便又进了一层月亮门。

到了内院，祁玲一进去就扬起喉咙叫道：“淑敏，淑敏，快出来，你瞧谁来了。”立刻听得正房中一阵革履声音，接着便见淑敏掀帘走出。她一见白萍，也跑着迎过来道：“哦，哎哟，林先生，这么热的天，你怎……快房里坐。”说着又退回去，把门帘打起。白萍口里客气着，鞠躬入室，淑敏和祁玲也便随入。

白萍一入屋中，立觉柔香扑鼻，见这屋中是一通连的两间大房，陈设得与外面迥不相同。四面墙壁和天花板都是极浅的湖水色，摆的却是一堂纯白色的西式家具。只有卧床是古松纹颜色，看着只显着别有雅致，毫不

刺目。至于修饰之品，也都雅淡得很，东面书架写字台中间的壁上，挂着不足三尺长的一副绿莎笺小对联和纵横参差钉着十几张女子照片，台旁椅后，却放着一盆茉莉，碧叶白花，幽然有致。西面近床处，有个梳妆镜台，上面的化妆品五彩缤纷，罗列得颇有美术意味。这一室之中，好似鸿沟划界，东面是雅洁绝尘的书室，西面是脂柔粉腻的香闺。只看这室中光景，已令人想见是个美妙的少女之居，何况白萍又正把淑敏心上温存、眼皮供养，不禁茫然涉了遐想。听得淑敏让座，方才收束心神，坐在迎面一张小沙发上，正要开口说话，不想祁玲已先向淑敏交涉起来，道：“淑敏，你怎和我也闹玄虚？明说去信请假，怎暗里告了退？叫林先生疑惑我通同作弊，我冤不冤？现在林先生亲身来挽留你，我不管旁的，你且凭良心说句话，到底我事先知情不知情？”白萍这时只望着淑敏，见她穿着短仅及膝的白纱衫子，把秀发梳成两条小辫，都搭到肩前，清水脸儿脂粉不施，香肌无汗，却徐徐摇着一柄散头羽扇，风致比昨夜似乎不同，像减轻了四五岁，变成娇稚的幼女。听祁玲质问，只望着她憨笑，横溜了白萍一眼。祁玲又道：“你可说呀，为什么瞒着我，叫我担嫌疑？”淑敏才笑道：“你别着急，我替你表白。”就向白萍道：“我告退的意思并没和她说，她是好人，别冤枉她。”说完转身向祁玲道：“这可把你洗刷出来了。”祁玲哼了一声，对白萍道：“您听明白，是不是我事前知道，日后别再错疑惑人了，说完没我的事，你们二位有话细说细讲，我可少陪。”说着转身便走。淑敏拉着她道：“林先生来了，你不陪着上哪里去？”祁玲道：“敢情你在家凉凉爽爽，知道我在太阳底下，来回跑了两趟是什么罪过？你也得容我把这身汗消灭了呀。”淑敏知道她要去洗澡，不能强留，只得松手。

祁玲跑出帘外，忽又从帘隙探进头儿，闭着一只眼向淑敏笑道：“我害眼呢，出来就不害眼了。”淑敏红了脸，要去追她，祁玲已咯咯的带着笑声跑走了。

淑敏见祁玲做个恶剧跑了，房中只剩下自己和他，倒有些忸怩起来，便装作向外观看祁玲的动作，赖在门边，故意俄延不动，其实祁玲早已进了她自己的住室去休息了。这时白萍坐在房里，瞧着淑敏不住地心弦乱颤，觉得此际和她谈判几乎便是将来幸福和苦恼的关头，成败兴衰，在于今日。因为忐忑过甚，那开口的第一句话，更为艰难，自己和自己斟酌着，几次要作声唤她，却好容易想出个话头儿，还没发口便又嫌着欠妥，或又恐怕唐突，竟而变成噤口寒蝉。

那淑敏立在门旁，虽然忸怩，但心中好像等待他先说话，自己便好乘机答言。不想半天没有声息。长久这样僵着，一来不成事体。二来也失了主人待客之仪，后来到底忍不住，便回头盈盈地走向白萍面前，她也是苦于不能自然地说话，就悄然一笑。白萍瞧见她笑，忽地勾起了勇气，居然先说出一句客敬主人的话道：“您请坐。”淑敏笑着向他点点头儿，就坐在旁边的剪绒小榻之上。白萍又接着问道：“我听祁小姐说您不舒服，是什么病？”淑敏嫣然摇头道：“我没不舒服，那是哄祁姐，为的是借这题目，好烦她带那封信去。”白萍听到这里，可算得了机会，忙恭恭敬敬地道：“张小姐，我看见那封信，真是我一生向所未经的大打击，好像从喜马拉雅峰头坠下来。当时我几乎跌倒，又想不出您是为为什么理由辞职，只觉您的去留关系重大，万一您真脱离了，这公司前途毫无希望，我也……干不下去了。这惨淡经营的事业，岂不从此瓦解冰消？所以……”淑敏没等他说完，已忍俊不禁地向他横溜了一眼，笑道：“这又何致于呢？我一个人本来无足轻重，林先生说得太过分了。”白萍瞠目张口道：“您的关系太大了，我的话毫不过分。现在我以公司代表和个人资格，向您竭诚挽留，无论如何，您必要打销了辞意。”说着用恳挚的目光望着淑敏，口中虽未说出，但神情中已显露出求她念顾私情，见怜自己之意。

淑敏听着，只把水汪汪的两只媚眼望着他，小嘴儿闭得像一颗圆圆的樱桃，一声不响，微摇着头儿，颊元涌着浅笑。白萍更没了主意，自想此际本可借着昨夜的原因向她以私情哀告恳求，只是这位小姐的性儿太叫人捉摸不住，倘若她不承认昨夜是和我有情，就许把我的温存当作侮辱，反而发了脾气，岂不越发不可收拾？只有将公司当作招牌，和她委婉情商，还是持重之计。便又款款深深地替公司说了许多挽留的话。淑敏却只是微笑不言。白萍口舌不停，几乎说得词穷口倦，淑敏才轻启朱唇笑道：“多谢林先生盛意，真对不住。我对您的答复，只有四个字，就是我意已决，实在不能从命，请您原谅。这北京本是人才荟萃的地方，年轻貌美的女学生尽多，随便寻一个就比我强，何必为我费这样的心？谢谢吧，林先生。”

白萍想不到说了半天，还是毫无效果，不禁大为沮丧。欲待再设词相劝，无奈自己所能想到的话，方才都已说尽了，再说也不过像数学的还原，重新背诵一次，恐怕更惹她入耳生烦。当时因心中的绝望，面上便十分惨淡，只对着淑敏发怔。淑敏却还自低鬟浅笑。过了半晌，白萍忽然颤声叫道：“张小姐，您无论如何不能辞职。”淑敏双眉微蹙道：“哦，请问

林先生，你有什么权力能强迫我不辞？”白萍听了这话，猛然想起她和公司曾经立过合同，在道理和法律上说，她受手续上的拘束，自然不能随便脱离，此际正可提出这个手续，向她交涉，当然可以使她屈服。但转而一想，自己对她恭维还来不及，怎能板起脸用合同压制她？固然公司方面在法律上能操胜算，只是那样一来即使把她制服了，仍回公司服务，然而我却要变成她的仇人，岂不与我的希望完全相背？想着忙摇头道：“我哪敢强迫，不过盼望小姐念着公司前途，瞧着我的区区情面，再继续下去。因为我希望太切了，话说得急迫些，请您……”淑敏赧然一笑，插口道：“你有强逼我的把握啊。我当初不是和公司立过合同，那件东西很有效力，你们很可以用个严厉手段，叫法律来挽留我，不是百发百中么？”白萍诚惶诚恐地道：“您不要提那个，我绝不敢做那样没趣的事。固然我是来竭力挽留小姐，不过……倘然……小姐真不可怜我们，决意和公司脱离，就是公司因此关门，受了绝大的损失，我也不会拿那合同向您交涉。”淑敏听着摇头，似乎表示不信。白萍道：“倘若小姐真是辞意已决，实在毫无转圜的余地，那么，我回到公司立刻就派人把合同给小姐送来，好叫您放心。”淑敏眼珠儿一转，笑道：“谢谢你，那样我更安心了。”

白萍见她话儿越说越冷，简直到了山穷水尽。为今之计，也只抛却公事，自图其私，就转了话道：“小姐，我很不明白您是为什么这样坚决辞职？昨天晚上，咱们在公园里，您不是还很高兴地谈说公司的事？”淑敏懒洋洋地手拢着鬓发道：“问我为什么……哼……这个我不能说。”白萍道：“我们公司若是尽美尽善，绝不会惹您消极。您既然消极，当然是公司有叫您不满意地方，请您务必说明，我们也好自己知道错处。”淑敏略的笑了声道：“林先生，你开口闭口总是公司，方才劝我，也是代表公司，这会儿问我，也是赖着公司，我和公司有什么问题？公司也没得罪我。”白萍听了末后的一语，猛然悟会，立刻精神震荡，侧身向着淑敏道：“哦，我这才有些明白，必是我得罪您了。”

淑敏看看白萍，面上笑容徐敛，露出娇嗔之色，把腰一扭背过身去。白萍更明白问出眉目来了，不知怎的，只觉心中一动，好似在黑暗中得到一线光明，凭空又生了希望，忙站起立到淑敏面前，躬着腰儿低声恳恳地道：“我……一定是我得罪了小姐，我情愿认罪，请您随便责罚。您说，我还是怎样得罪了您？”淑敏冷笑道：“凭您林先生怎会得罪我，没有的事。”白萍摇头道：“不然，一定是我不好。”淑敏道：“您有不好，自己还

不知不觉么？何必问我？”白萍搔着头发道：“我实在想不起来。要知道不好，还不致惹您生气呢。”淑敏道：“您好马虎的记性，那么昨天……”白萍听说“昨天”两字，不觉把昨夜公园中的情景，又涌现在眼前，却只想不起做了什么错事。

淑敏好似瞧着他局促可怜，便自叹道：“林先生，你昨天在公园里好叫人灰心。我且问你，你明白远近么？”白萍愕然不知所答。淑敏接着道：“论平常呢，我和祁姐都是你的学生，也算一样的朋友，可是昨天夜里，我和你有什么情形了？怎么祁姐撞了来，你倒故意帮着她要笑我？”白萍诧异道：“我……我何曾要笑你来？”淑敏道：“还用你亲自要笑我么？那时只要你顺着我说一句话，祁姐就可以没了疑心，哪知你偏自装痴作呆，成心给我难堪。只你那样神气，简直表示……”说着面上一红道：“她更有得奚落了。我很明白，你们男子都是这样，凡遇女人的事，没有的也要做出有的神气来，好自己得意。这你可得意了，我却没脸见人，除了辞职有什么法子呢？”白萍听着，才明白她原来为此，想不到昨夜只顾小小快意，今日就惹出偌大风波，心中说不出的后悔。但又不敢承认，只得告罪道：“我那时以为您和祁小姐是要好姐妹，偶然调笑，我不便掺言，谁想倒为这事生了气。现在我自己认罪，请您随意责罚，您既然说出这个缘故，错误完全在我身上，绝不能因我一人误了公司的大事。最好请您对公司打消辞意，对我严加处分吧。”淑敏忽然笑道：“您太言重了，我凭何处分您呢？不过，林先生你昨天是很叫我灰心，我对公司的兴致几乎全在您身上啊。昨天那一会儿工夫，我才看出您太不顾护我……”

白萍听到这里，心中一阵动荡，暗想她果然对自己有情，语意中已然流露出来。自己方才竟是十分错误，对她打着官话，无怪格格不入。看起来她既露出口风，自己该大着胆子，动之以情，或者不难使她回心转意，当下忙道：“小姐，我知罪了。您要原谅我是无心之过，话都说明，算揭开隔膜，您务必还照常到公司去。您要坚意不肯，那我也再没有前进的兴趣，只有陪您一同辞职了。”淑敏扑哧一声笑道：“您这话很不在理上。您这公司，当初并不为我办的，而且开办时也没有我，您有什么辞职的必要？”白萍道：“人的心境是会改变的，我说几句最诚实的话，譬如您昨天辞职，我也不致有过分的表示，只为咱们昨夜的一层关系，在小姐你，固然是试验剧本，不成问题，可是在我……我这一种痴心就已不自主地附着在您……您一脱离，我哪还有生趣呢？”淑敏突地低了头，站起来走到

妆台旁，对镜掠鬓。白萍从镜中斜窥，她的面上已红潮上颊，晕若朝霞，忽然微带笑容，对着镜子笑道：“你自己知道错了？”白萍忙接口道：“我知道，我是罪大恶极。”淑敏理着眉儿道：“晚了，看人的好坏，常可以从一点小事上看出来，就像您昨天那种情形，很叫人可怕，幸而是游戏，要真……”说着忽然住口不语。装着拉开抽屉，寻什么东西，脸儿也和镜子分离。

白萍听她言中句句表示对自己有心，这种口吻好似情人发生齟齬，并不是完全冷酷，恼怒中还蕴着情款，当时心中一转，便立起走到淑敏身边，低声道：“小姐，我先对你正式谢罪，然后再说几句唐突的话。我很明白，小姐原本很看得重我，不过因为我昨天一时糊涂，就灰了心，不过我那……”淑敏回头眨了个白眼道：“你怎知道我看重你？”白萍笑道：“我不能说，说出来你也不承认，还得骂我发呆。不过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反正您自己也很明白。”淑敏红着脸，好似要发起嗔来，但是怒容未现，反而忍不住破颜一笑，立刻又敛容问道：“我明白什么？”白萍道：“我的痴心眼儿。很感激小姐，能选我做您的配角，并且叫我陪您试验影片。”淑敏听他这答非所问的话，并不理会，反而接着问道：“哦，你也知道昨天是试验，那么昨天我对祁姐表白的时候，你怎不说这话？”白萍听她的话，又说还了原，忽然得了主意，忙笑道：“昨天是我的口舌懒惰，所以误事。今天可以再试验一下，请祁小姐过来看着，我再竭力表白一回，藉以赎罪。”淑敏呸了一声道：“别胡扯了，谁有这么大工夫？”白萍笑道：“您不高兴，我自己把昨天试验过的再重表演一下也好。”淑敏正不知道他是何意思，忽见白萍双膝一屈，跪在自己面前，仰首乞怜道：“小姐，我在这里求你，恕过了我吧。便是我怎样不好，你只想咱们昨天的情形，你瞧见我现在的，昨天的事不就在眼前么？”

淑敏想不到白萍有此举。本来她没有很深的气恼，不过因恨白萍昨天的行事，所以要他。这时见他这卑屈的样儿，心早软了。又想起昨天互相偎抱的甜蜜况味，身上一阵发软，不由向旁一歪，坐到了椅上，才伸手去扶白萍道：“起来吧，叫人瞧见是什么样子！”白萍道：“非得答应我不再辞职，我才起来。”淑敏不自觉地冲口答应道：“起来吧，我不辞了。”说着又微笑道：“你该知道，我这是对你的一种惩罚。”白萍才明白闹了半天，原来又演了一幕趣剧。又见淑敏业已化刚为柔，显露出她的娇媚之态，便乘机要挟道：“我不起来，万一我起来，你再变卦呢。”淑敏道：

“我已说出是和你作耍了，怎能变卦？”白萍抬头道：“我不放心。”淑敏道：“你倒作起难来，不放心该怎样？”白萍道：“你要给我个放心的证据。”淑敏道：“难道我还给你写一张悔过书？”白萍道：“不是这个，另有办法。”淑敏道：“我不懂，什么办法？”白萍道：“我也是和你学的。”淑敏道：“什么，你和我学的？”白萍仰着头儿笑道：“你想，昨天你怎样立的规矩？”淑敏猛然想起，昨天和他调逗，曾有过吻手为记的事，想不到竟作法自毙，他居然援例要求起来，就含笑摇头，表示不允。

白萍更是狡狴，倒露出悠闲的态度，臂腕交叉，凝然不动，好似旧剧里戏妻的秋胡，表示已经跪出高兴来，你若不应，我绝不起来的样儿。正在这时，忽听得祁玲在院中莺声呖语地对着仆妇说话。淑敏心中一跳，眼见白萍直挺地跪在面前，祁玲万一闯进来看见，又是一番大大的笑柄，就急得直拉白萍道：“你快起来，祁姐来了。”白萍似乎毫无顾忌，只赖在那里。淑敏没法，只得把玉手伸到白萍面前，很急促地道：“小爷，你算得了上风，随你吧，快着！”说着红着脸儿，把眼一闭，只等待白萍的唇儿和自己手掌接触。哪知竟毫无所觉，便又睁开眼，向白萍道：“这是怎么？人家依你了，你又……”白萍扬着脸笑笑，看着她的手道：“我要求的不是这个，今天的事与昨天不同，这一吻怎能重样？”淑敏咬牙儿道：“你这人……你想怎样？”说着见白萍的嘴儿微凸，做出预备接吻的式样，眼光却只盯住自己的口辅之间。心中突然明白，他这是得步进步，虽然芳心有些默允，但还稍觉不甘。正要假作娇嗔，猛又听得院中祁玲的笑语走声和革履响动，已渐行渐近，淑敏仓促之间，更顾不得许多，忙低下腰儿，伸手架住白萍的胳膊向上一提，两个人的脸儿恰正挨到一处，白萍也不愿真被祁玲看见，又见淑敏已是默来俯就，便把脸儿一偏，嘴儿紧紧搥住淑敏的樱口，然后徐徐立起。淑敏也随着他缓缓直起腰来。直到白萍完全立直，淑敏才向后躲开，狠狠地瞪了白萍一眼，就自立起。

淑敏走到窗前，向外边观看，见祁玲已换了一身雪白的纱衫，正立在天棚下荷花缸前，看着女仆洗猫儿，口里不住说笑，知道她并未看见房内情形，才放下心，便走回向白萍娇嗔着道：“你这人，真可恨。我才可怜你，答应不辞了，你倒得了意，投机挟制，乘人于危，这是什么人……”说着就把下面的话咽住道：“我不好意思骂你，恨起来还是辞职。”白萍听着，忽然装作又要屈膝，说道：“我一个人的小姐，你千万别再提这两个字，我被辞职把胆都吓破了，你再说我就……”淑敏见他又要原方照服，

连忙按住他，又气又笑道：“我一个人的林先生，你这看家法宝太厉害，我算怕了你。”白萍也不禁笑了。

淑敏却只望着他，眼光中如嗔似喜，通意含情。白萍喘了口气道：“哎哟，我可不易，今天简直是我的小劫。谢天谢地，张小姐大发慈悲，这可把劫数脱过去了。”淑敏眨着眼道：“什么又是你的劫数？”白萍伸手向衣袋里掏摸，似乎要掏手帕，却掏不着，就用手去抹额上的汗。淑敏瞧见，就把自己的小丝帕丢给他，白萍接过说了声“谢谢”，才又接着答道：“你不知道，方才我接着你那封辞职信，几乎像看见天塌地陷，差一些把真魂都走了。”淑敏笑道：“瞧你说得都离了格儿，我辞职你就值得……”白萍凄然叹气，望着淑敏，胸部连连起伏不已，淑敏也看他一眼，慢慢低了头。两人此际，真是含情无限，相喻不言中，半晌白萍才开口道：“所以，我应该在日记本上注这么一笔：今天六月二十九日，遭了小劫一数。”淑敏忽地抬头，像想起了事，愕然问道：“今天是二十九么？不对吧，二十八……”白萍道：“一点不错，我绝不会记错。”淑敏立起道：“差些误了事，我还觉着是二十八呢。幸而你提起。”白萍道：“什么事这样要紧？”淑敏道：“要紧倒没要紧，告诉你实话吧，今天是我故意恹你，所以给你写那样一封信去，叫你着急，其实我是有事要到天津去几天，回来时还到公司做事，平白地为什么辞职呢？”白萍道：“你上天津有什么事？”淑敏随口答应道：“有个旧同学结婚……”说着从妆台抽屉取出一个红色帖子，看了看，又接着道：“请我去观礼，是三十号的日子，就是明天，我还以为是后天呢。”说完把那帖子递给白萍道：“你瞧，这不是骗你吧。我请假几天总成了。”

白萍原不想看那请帖，但因淑敏把请帖递到白萍手边，无意中便松了手，白萍只得接着，瞧瞧封皮，见上边只写了“张淑敏小姐”五字。正在这时，忽然帘栊一启，祁玲像鬼影一般地掩入，蹑着脚儿，走到淑敏身后，冷孤丁地说道：“你们的交涉办完了么？”淑敏吓得回头，见是祁玲，不由发恨道：“你总是这样，讨厌都不自觉。”祁玲道：“哦，我讨厌咧。本来……”说着缓口气道：“讨厌么？讨厌，我走。”淑敏道：“我说你是吓唬人讨厌，什么又走不走。”白萍此际也摆弄着那请帖向祁玲道：“祁小姐请坐吧。”祁玲道：“不坐不坐，人家讨厌我。”白萍笑道：“祁小姐您真好说笑。”祁玲才坐下道：“林先生，怎样？你把她挽留住了么？”白萍道：“原来用不着挽留，张小姐本不是要辞职，只于要请假到天津去，和我开

个小玩笑。”祁玲笑着向白萍挤了挤眼，好似表明知道他这是掩饰之语，又似已晓得他方才费了不少周折。白萍怕她再说出什么不防头的话，再惹淑敏不快，忙也向她以目示意，恳求不要再刻薄了。祁玲笑了笑，自语道：“不定多么好看呢，可惜我没看见。”淑敏问道：“你说什么？”祁玲正色道：“我问你，要到天津是为昨天来的那个请帖么？”淑敏才要说话，忽听帘外有人连叫“妹妹”，淑敏听出是式欧的声音，忙道：“哥哥，你进来。”式欧掀帘走入，淑敏指着白萍道：“我给你介绍个朋友。”祁玲插口道：“不必了，方才在前院我已介绍过。”淑敏道：“多谢你代劳。”便又向式欧道：“我正有事烦你，你来了正好。回头天夕凉爽些的时候，你出去替我买些东西成不成？”式欧道：“买什么？”淑敏道：“送朋友结婚的礼物，一定今天买来，我明早就上天津。”式欧道：“你给谁送礼？上……”话犹未了，淑敏抢着道：“你也该送一份，这个人也是你的朋友啊。”说着又哦了一声道：“难道丽莲没接着帖子？”式欧道：“没有啊，倒是谁要结婚，快告诉我，别闷人。”淑敏回头一看，见白萍正把那请帖在手里微微摇着，就取过递给式欧，道：“你自己瞧，恐怕你要送礼，比我还得加厚。”式欧接过帖子，打开一看，立刻大惊叫道：“呀，是她呀，她和人结婚了。”说着把足一顿，接着唉了一声道：“真想不到，她怎会又嫁人？她不是原来有丈夫么？”淑敏道：“所以我也纳闷，你还记得，她在咱家的情形，病里还萍呀萍的叫，现在这个姓边的又是从哪里来的，真叫人糊涂。”

白萍听淑敏末尾的两句话，猛然心中一跳，忍不住地便移步绕到式欧身后，想要看看那请帖中的人名，因为方才只瞧见封皮，未及开视。哪知式欧已自手儿下垂，连连地顿足，微微地叹气，那请帖被他腿儿遮住，不能看见。祁玲看着笑道：“式欧，她不是你的恩人么？恩人有了喜事，你怎不替她喜欢，反倒难过？”式欧不由红了脸。

淑敏却早已觉察出式欧的心理，只对他微笑。式欧更觉踌躇，仓促中又把请帖举起，装作仔细观看，借以遮住脸儿。白萍才乘此机会，从他身后伸颈偷窥，才把请帖第一行看到眼里，便觉脑中嗡的一声，几乎失了知觉。

原来那帖中第一行起首，便列着两个名字，竟是黎芷华和边仲膺，虽然是六个印就的小铅字，却一笔一画，都似变成锋利的刀刃，直送目中刺来，立刻再也支持不住，身上都软得哆嗦起来，勉强按捺着才能细看帖上词句。上面寥寥几句话，是“芷华仲膺已由朋友进为婚姻，谨定于本月三

十日在津戈登堂举行婚礼，敬希戚友光临观仪”的几句话，旁边空的地位，还有一行毛笔字，上写：“淑敏妹：谨邀汝充女宾，务希先日莅津，即下榻敝舍，企盼之至，余事面罄。芷上。”白萍认得这是芷华亲笔，不觉一阵心酸，几乎泪下。

本来白萍既把芷华推给仲膺，便该自己置身事外，今天听见他俩结婚消息，原无难过的必要，只是他当日的行为，多出于矫情客气，实际上也自情根未断。若是芷华的消息渺茫，耳目不及，倒还割放得下，如今见自己的爱妻，真个地归了他人，她是落花有主，自己便变成陌路萧郎，地老天荒，永难再见。便是邂逅相逢，她已成了边氏夫人，更自无从攀仰，这是何等伤心的事。

白萍虽然咬着牙不肯自认后悔，但此际却不免有些嫉妒边仲膺的艳福。回思芷华的可爱，说不出的精神痛苦。只是这局面是自己亲手造成，想着更觉前差后错，啼笑俱难，就似木雕泥塑一般，怔在式欧身后。

这时淑敏瞧着式欧的情形，就转眼望望祁玲。祁玲也看着淑敏，两人相视而笑。淑敏早已知道式欧对芷华有情，所以他这时知道芷华嫁人，便又勾起前尘影事。祁玲也听淑敏说过当日的事，心里更像明镜儿似的。式欧还自惘惘然摇着头儿不住地叹息。祁玲忍不住笑了一声，式欧不好意思，又碍着生客在座，就把话掩饰道：“我想起她那好处，待我的恩惠，我在天津若没有她，恐怕就活不成了。如今……真教人难过……”淑敏诧异道：“我不明白你难过什么。她待你有恩，你感激不忘，自然应该，可是你这样儿，好像她要死了，你在这里悲悼她。岂有此理，别忘了她是喜事呀。”说着又正色道：“哥哥，你的意思我也懂得，只是现在不许你胡思乱想。你也自己反想一下，这种情形能叫丽莲看见么？你莫忘了自己已经……”式欧听着身上一动，悚然一惊，猛然把请帖向头上一举，高呼道：“敬祝芷华姐姐婚姻幸福，前途快乐。”淑敏笑道：“这才是呢，咱们都该替她喜……”

一言未了，猛听得有怪异的声音接着式欧的呼声发出，也叫道：“婚姻幸福，前途快乐。”叫得比式欧还高。只是字眼含糊，像是夹着哭声，又像杂着笑声。淑敏和祁玲见是白萍无端喊叫，忙向他看去，连式欧也闻声转身。只见白萍身体抖得和秋叶一般，两手还高举向天，目光直视，口儿张着，脸上变作深悲极恸的神色，好似突然遇见什么变故。淑敏大惊道：“林……”式欧也叫道：“海风先生……”白萍此际陡然明白，自己感

情冲动，发露于外，被她们瞧破。仓促想起眼前的事，不要叫淑敏察出隐情，忙要想法遮掩，便先向她们一笑。哪知这痛苦的心境中要转哭为笑，大非易事，于是这笑容比哭泣还惨淡难看，而且大凡一个人，若在伤感之际，最怕有人向他注意，那样更使他失了原有的抑制力，所以此际白萍被三人同时注视，他的笑容还未完全装作出来，那两眼眶内含着的泪珠儿，却已不听命而流将下来。

祁玲首先发现，惊叫道：“林先生，你怎的了？”淑敏也跟着呀了一声，式欧更是莫名其妙，望着白萍发怔。白萍见众人惊异，知道已掩饰不得，而且自己也正心酸体软，无力支持，便把臂儿挡住脸面，向后一退两退，就跌坐在屋隅的小椅之上。

这里淑敏兄妹和祁玲面面相觑，都猜不出白萍何以突生变态。还是淑敏暗里关情，向祁玲摆了摆手，就走到白萍身边，低声问道：“林，你为什么？是受了谁的感触？可以和我说说么？”说着见白萍不答，又温语问了一遍。白萍好似不敢看淑敏，仍把右手蒙脸，轻摇着左手道：“谢谢你，这会儿我犯了旧毛病，请容我静默几分钟。”

淑敏见他不愿说话，不由皱着眉儿，暗自思索，想着这事真太奇怪，他方才在我身上得了希望，正自高兴，怎一转眼就感触得哭起来？这是什么缘故？而且看他寻常行为，绝没有神经病态，更不像旧小说里描写的什么才子怀才不遇，因而啼笑无常。他原是很乐观而且活泼的人，现在这种情形便叫人难以猜度了。

淑敏想了半晌，却并未转念到那请帖上面，因为一来白萍业已更名，她做梦也想不到白萍便是芷华的前夫。二来她见式欧得了芷华出嫁消息，十分伤情，大有自叹缘慳之意，不由也想起芷华在此养病的旧事，更想不到式欧以外，居然如此其巧，旁边还有芷华的关系人，三来她只把全神注着式欧，白萍在式欧背后偷看请帖的情状并未看见，直到白萍喊叫出来，方才注意。而且淑敏也有些惑于爱情，白萍所呼喊的两句话，竟把来扯到自己身上，以为白萍觉自己热烈温存，他的希望自然着重在和自己结成连理，因为时机未至，只能把这热望存在心中，不得吐露。及至见了别人的结婚请帖，竟而勾起心头的狂热，失了常态，冲口喊出这不在情理的话来。发语后立刻醒悟，在众目之下就羞得哭了。

淑敏这样想入非非，直将白萍当了幼稚的孩童，不过在她心里，倒很觉安慰。其实她除了思入这歧误之途以外，也别无可解，所以越想越觉不

错，就不再理会白萍，仍凑到祁玲跟前，笑着道：“林先生这是小犯神经病，不必管他，还谈咱们的话。”祁玲的心理，却以为他们俩曾密谈多时，不定有了什么接洽，白萍的变态，必是起因于淑敏，便只笑了一笑。至于式欧，正在百感纷来，一缕柔魂似已飞到三百里外，萦绕那将嫁的芷华，看着白萍状况，只觉得这新来的客人偶发狂病，只当时略一惊诧，绝没放在心上，又对着请帖出起神来。

淑敏冷不防把请帖抢过，丢到几上道：“哥哥，你太不道德……”式欧怔怔地道：“我怎……”淑敏道：“我也不必说明，芷华和你毫无关系，她嫁人你为什么难过？这岂不是对她精神上的侮辱，而且你是有了未婚妻的人，旁不相干的女子出嫁，你居然发生悲感，明明表示爱情不专，你见了丽莲，良心上不惭愧么？”

白萍在那边正自万感交萦，心酸难忍。想到芷华业已蝉曳残声上别枝，而且又要正式结婚，从此事局大定，再无转变之望，以后便得相逢，虽非似海侯门，自己总归萧郎陌路，恩怨万端，一了百了。伤心死也没用。不觉把伤感暂变成了灰冷，心中麻木麻木。又听淑敏说话，疑惑她是议论自己，就倾耳细听，及至听出淑敏是在讽劝式欧，立刻又心动起来，暗自诧异：这式欧和芷华有什么关系？怎淑敏言语中透出可疑，式欧的态度也十分奇怪？正在疑猜，忽听式欧长叹一声道：“唉，妹妹，你责备我极是，我很惭愧。不过这时我心里的感情，实在抑制不住了。妹妹和祁姐，都知道我和她的关系本是很纯洁的友谊……”淑敏插口笑道：“去年中秋那天的事，若不是芷华有操守，竭力拒绝你，恐怕就未必能纯洁吧。”白萍听着又悚然一惊，式欧却忸怩着道：“妹妹，不必说那个话了，我就因为她拒绝我，才更敬重她。她为那个什么萍守贞，居然那样洁身自好。她对我越寡情，越显得她的爱情专一。”祁玲道：“是啊，你既明白这个道理，在那时就该断了念头，为什么这时又唉声叹气，这不是傻了么？”式欧道：“不是，我另有自己的难过。固然，现在我已经和丽莲订婚，不当另有所念，而且现在我和丽莲的爱情已比金石还坚，就是这时芷华要求亲近我，我也一定婉言拒绝。”淑敏道：“说到这里，还有什么可说？那么，方才难过的大约不是你吧？”式欧摇头道：“你别挖苦，方才一点不错，我是难过，只是我难过有两层心理，你总能看得出，当日我爱慕她到了何等程度，差不多为她憔悴死。不过从她正言拒我以后，我再不敢稍有非分之想，因而知道她已决心从一而终，心如古井，我若是再追求，真算不道德

了。可是一年来我精神上的痛苦，简直不堪言状，哪知到了现在，她居然也抛下那个什么萍，另和姓边的结婚了，我才明白她并非真是贞洁，不过不爱我罢了。但是她拒绝我时所说的话，明明表示她很爱我，只因迫于良心，才狠心谢绝，大有‘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意思。如今想起来，她既能嫁别人，当日的話真是虚伪，叫我枉受了长时期的苦恼，这多么伤心啊，这是一层。还有一层，我说句极拢总的话，明知她骗了我，我还原谅她。因为她是我的恩人，受过恩怎能忘呢？只是就另一方面说，我还替她可惜，前后言行不符，以先极钦仰她的人格，如今啊……”式欧说到这里，似乎底下的话不忍出口，就停住了。

祁玲笑道：“你演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正经道理，空费了许多唾沫。我听着只有一句，就是她既能嫁人，当初怎不嫁我呢？这还是爱极生恨，外带着嫉妒。”式欧低下头道：“你这人只是不向好处想。”祁玲抿着嘴儿笑起来，也不回答。淑敏这时似有所思，向祁玲道：“不管他是什么心理吧，反正人家已有了主儿。他恨也罢，爱也罢，生气也罢，难过也罢，怎样也是枉用心机，白费精神。要丽莲知道，还得讨个没趣。万一旧情人已然无望，再惹恼了新情人，那才是祸不单行，两败俱伤哩。”

白萍正在听清式欧的话，揣摩着他所说的情形，更明白芷华果然曾经厉行悔改，为要补过，拒绝过式欧这样美少年的引诱，又是个她对得住自己的证据，也是自己良心上一个更大的创痕，眼泪不禁重涌出来。接着又听淑敏说到两败俱伤那几句，忽然心中暗惊，觉得她这话虽是劝告式欧，却在无形中提醒了自己。本来芷华业已失去，自己正向淑敏追求，现在的希望，将来的幸福都要着落在她身上，如今若是露出马脚，生了变化，岂不既失芷华，又得不着淑敏，双方失败，一切成空？日后的光阴更难过。为今之计，最要的是急速想掩饰的方法，把方才的惊人行爲，设词含混过去，必须预先预备妥当，省得稍迟淑敏询问，说话支离，反启她的疑惑。

白萍正在思索掩饰的言词，淑敏又向式欧道：“你自己估量着，不要以后又闹到自己蹉脚，埋怨自己岂有此理，那时就晚了。”说着忽地柳眉微皱，转脸向祁玲道：“祁姐，你听他虽然胡闹，可是说的话也有几句在理上。真个的啊，我当时看着芷华那样思念那个叫萍的人，真心有如铁石，我又佩服，又可怜她。再说像我式欧哥哥这样的人，在男子中也不算极好的了。式欧那样恳切委婉，向她求爱，她还毅然拒绝，我更决定她一心不二，至死不渝的了。哪知只过了一年，她就全改变了，居然简而又爽，

猛孤丁嫁起人来，这一来，她的苦心和志气，岂不全枉费了么？”

祁玲瞧瞧式欧，见他已退坐淑敏的床上，抱头不语。又看白萍，也是埋首胸际，沉默无声。暗笑式欧是为勾起旧相思倒也罢了，这位林先生也跟着发神经，是为什么？反正这两个人都是受了病，相对着凑趣儿，真是怪了，便答淑敏道：“这位芷华，我虽然没看见过，只听你们说，也稍为能想像一些，这个人总该是很有情义的。据我想，当初她到你家来，大约是刚和那个什么萍离开，旧情未断，还在灰热火热，所以她无心结交新朋友。式欧命运不佳，正赶在那个时候，自然撞了钉子，以后她回到天津，日子稍长，想那个萍的心，定必渐渐冷了。她那又聪明又多情的人儿，如何耐得住寂寞？再说她心中既把萍的影子消灭了，空着自然不成，总要另个人补充，这个姓边的大约应时走运，恰遇着好机会，就走到结婚的路上去咧。”淑敏点头道：“有理有理，你揣摩得不错，事情想必如此。”

白萍听祁玲胡批混讲，说芷华把自己渐渐淡忘才另嫁了人，不禁暗自替芷华呼冤，暗想芷华何尝忘了自己，更何尝生心嫁人！今天你们所以能看到请帖，这个局面完全是我一手造成，怎能冤枉她不耐寂寞？白萍想到“寂寞”二字，立刻忆到去秋在旅馆中遇见龙珍，龙珍告诉自己，芷华怎样相念，怎样悲苦，怎么每夜里跪着向自己照片忏悔，那情形何等可怜。自己当时本已感动，才刻不及待地赶回天津，要去和她重圆旧好，却鬼使神差地和仲膺相遇。自己也不知哪里来的邪气，竟而闹出许多弯转，到底把芷华推给仲膺，这已是不堪回首的大错，如今反因此招旁人猜疑芷华，使她承受恶名。总算起来，岂非既误了自己，又害了她，只便宜仲膺一个，想着又自悲痛悔恨，在心内翻搅起来，无意中把对付淑敏的念头，忘到九霄云外。

这时又听祁玲闲闲说道：“淑敏，你年轻，阅历又少，就少见多怪咧。我见的这种事极多，当日我有一家亲戚，少爷死了，少奶奶才二十岁，立志殉节。上过两回吊，吃过几次鸦片烟，都被人救过来。后来她的婆母跪着央告她，说你活着还是我的亲人，你死了我就成了孤鬼，半星骨肉也没有了，你只当可怜老娘，再伴我几年吧。这少奶奶见已没法可死，又闹着当尼姑去，后来经许多人劝说，才在家里立了个佛堂，随她念佛烧香，勉强活着，这样烈性，总该没错儿吧。哼哼，谁想得到，她守节不到二年，忽然人心大变，竟和仆人偷摸上手，闹得很不像话。有一天被婆母撞破，就把仆人辞了，指望她知道害羞，改邪归正。哪知她竟似比以前另换了一